

早期北京話珍本典籍校釋與研究

總主編 王洪君 郭銳 劉雲

—— 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

主編 劉雲

卷一

# 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

「清」萬福 編著

王曉娜 滿文校注

劉雲 郝小煥 漢文校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  
主編 劉雲

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

漢文主編 劉雲 陳曉  
滿文主編 王碩 〔旦〕竹越孝

# 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

卷一

〔清〕萬福 編著  
王曉娜 滿文校注  
劉雲 郝小煥 漢文校注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全二冊 / (清) 萬福編著；王曉娜，劉雲，郝小煥校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11

(早期北京話珍本典籍校釋與研究)

ISBN 978-7-301-29924-1

I. ①重… II. ①萬… ②王… ③劉… ④郝… III. ①滿語—教材 IV. ①H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223668 號

書 名 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 (全二冊)

CHONG KE QINGWEN XUZI ZHINAN BIAN

著作責任者 [清] 萬福 編著 王曉娜 滿文校注 劉雲 郝小煥 漢文校注

責任編輯 路冬月 宋思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9924-1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zpup@pup.cn](mailto:zpup@pup.cn)

電 話 郵購部 010-62752015 發行部 010-62750672 編輯部 010-62753374

印 刷 者 北京虎彩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開本 40.25 印張 490 千字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62.00 元 (全二冊)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語言與文化研究中心

## 現代漢語共同語歷史研究

(18JJD740001, 2018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宣統己酉年刻

重刻清文  
指南編

京都隆福寺鏡古堂書坊梓行

重刻清文  
指南編

把將以使令教字

共是七樣盡繙

敏於事

慎於言

在何方相見

在此處等候

與人方便

與己得益

給我拿來看

給他送去瞧

作官的時候要清

辦事的時候要公

頭上頭頂之

掌上頭擎之

# 總序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載體。語言中有歷史。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體現在我國豐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語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遼金元明清五代國都（遼時為陪都），千餘年來，逐漸成為中華民族所公認的政治中心。北方多個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在這裏碰撞、融合，產生出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帶有民族文化風味的特色文化。

現今的北京話是我國漢語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極具特色的一支，它與遼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話是否有直接繼承關係還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與清代以來旗人語言文化與漢人語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關係。再往前追溯，旗人與漢人語言文化的接觸與交融在入關前已經十分深刻。本叢書收集整理的這些語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來北京話、京味文化的發展變化。

早期北京話有獨特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底蘊，於中華文化、歷史有特別的意義。

一者，這一時期的北京歷經滿漢雙語共存、雙語互協而新生出的漢語方言——北京話，它最終成為我國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基礎方言。這一過程是中華多元一體文化自然形成的諸過程之一，對於了解形成中華文化多元一體關係的具體進程有重要的價值。

二者，清代以來，北京曾歷經數次重要的社會變動：清王朝的逐漸孱弱、八國聯軍的入侵、帝制覆滅和民國建立及其伴隨的滿漢關係變化、各路軍閥的來來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領，等等。在這些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北京人的構成有無重要變化？北京話和京味文化是否有變化？進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與自身的傳承性或發展性有着什麼樣的關係？與社會變遷有着什麼樣的關係？清代以至民國時期早期北京話的語料為研究語言文化自身傳承



性與社會的關係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歷史纔能更好地把握未來。新中國成立後，北京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國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話和京味文化或正在形成。什麼是老北京京味文化的精華？如何傳承這些精華？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規律，為傳承地域文化的精華，必須對過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過程進行細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幾十年來，各種新的傳媒形式不斷涌現，外來西方文化和國內其他地域文化的衝擊越來越強烈，北京地區人口流動日趨頻繁，老北京人逐漸分散，老北京話已幾近消失。清代以來各個重要歷史時期早期北京話語料的保護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話珍本典籍校釋與研究（暨早期北京話文獻數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早期北京話數據庫”和“早期北京話研究書系”三部分組成。“集成”收錄從清中葉到民國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話面貌的珍稀文獻并對內容加以整理，“數據庫”為研究者分析語料提供便利，“研究書系”是在上述文獻和數據庫基礎上對早期北京話的集中研究，反映了當前相關研究的最新進展。

本叢書可以為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化學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願本叢書的出版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做出貢獻！

王洪君 郭銳 劉雲

二〇一六年十月

# “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序

清民兩代是北京話走向成熟的關鍵階段。從漢語史的角度看，這是一個承前啓後的重要時期，而成熟後的北京話又開始為當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源源不斷地提供着養分。蔣紹愚先生對此有着深刻的認識：“特別是清初到19世紀末這一段的漢語，雖然按分期來說是屬於現代漢語而不屬於近代漢語，但這一段的語言（語法，尤其是詞彙）和‘五四’以後的語言（通常所說的‘現代漢語’就是指‘五四’以後的語言）還有若干不同，研究這一段語言對於研究近代漢語是如何發展到‘五四’以後的語言是很有價值的。”（《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然而國內的早期北京話研究並不盡如人意，在重視程度和材料發掘力度上都要落後於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間，日本漢語教學的目的語轉向當時的北京話，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話教材，這為其早期北京話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撐。作為日本北京話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視新語料的發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額》《北京》等京味兒小說材料。這種治學理念得到了很好的傳承，之後，日本陸續影印出版了《中國語學資料叢刊》《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清民語料》等資料匯編，給研究帶來了便利。

新材料的發掘是學術研究的源頭活水。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有云：“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我們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須打破材料桎梏。在具體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視野，關注“異族之故書”，深度利用好朝鮮、日本、泰西諸國作者所主導編纂的早期北京話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優勢，在“吾國之舊籍”中深入挖掘，官話正音教本、滿漢合璧教本、京味兒小說、曲藝劇本等新類型語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確了思路之後，我們從2004年開始了前期的準備工作，在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的大力支持下，早期北京話的挖掘整理工作於2007年正式啓動。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是階段性成果之一，總體設計上“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共分“日本北京話教科書匯編”“朝鮮日據時期漢語會話書匯編”“西人北京話教科書匯編”“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清代官話正音文獻”“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兒小說書系”“清末民初京味兒時評書系”八個系列，臚列如下：

“日本北京話教科書匯編”於日本早期北京話會話書、綜合教科書、改編讀物和風俗紀聞讀物中精選出《燕京婦語》《四聲聯珠》《華語跬步》《官話指南》《改訂官話指南》《亞細亞言語集》《京華事略》《北京紀聞》《北京風土編》《北京風俗問答》《北京事情》《伊蘇普喻言》《搜奇新編》《今古奇觀》等二十餘部作品。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話教學活動的縮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問題的寶貴資料。本系列的編纂得到了日本學界的大力幫助。冰野善寬、內田慶市、太田齋、鱗澤彰夫諸先生在書影拍攝方面給予了諸多幫助。書中日語例言、日語小引的翻譯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導，在此深表謝忱。

“朝鮮日據時期漢語會話書匯編”由韓國著名漢學家朴在淵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補漢語獨學》《修正獨習漢語指南》《高等官話華語精選》《官話華語教範》《速修漢語自通》《速修漢語大成》《無先生速修中國語自通》《官話標準：短期速修中國語自通》《中語大全》《“內鮮滿”最速成中國語自通》等十餘部日據時期（1910年至1945年）朝鮮教材。這批教材既是對《老乞大》《朴通事》的傳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話教學活動的影響。在中韓語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據時期是近現代過渡的重要時期，這些資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

“西人北京話教科書匯編”收錄了《語言自邇集》《官話類編》等十餘部西人編纂教材。這些西方作者多受過語言學訓練，他們用印歐語的眼光考量漢語，解釋漢語語法現象，設計記音符號系統，對早期北京話語音、詞彙、語法面貌的描寫要比本土文獻更為精準。感謝郭銳老師提供了《官話類編》《北京話語音讀本》和《漢語口語初級讀本》的底本，《尋津錄》、《語言自邇集》（第一版、第二版）、《漢英北京官話詞彙》、《華語入

門》等底本由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提供，謹致謝忱。《華英文義津逮》《言語聲片》為筆者從海外購回，其中最為珍貴的是老舍先生在倫敦東方學院執教期間，與英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教材——《言語聲片》。教材共分兩卷：第一卷為英文卷，用英語講授漢語，用音標標注課文的讀音；第二卷為漢字卷。《言語聲片》採用先用英語導入，再學習漢字的教學方法講授漢語口語，是世界上第一部有聲漢語教材。書中漢字均由老舍先生親筆書寫，全書由老舍先生錄音，共十六張唱片，京韻十足，殊為珍貴。

上述三類“異族之故書”經江藍生、張衛東、汪維輝、張美蘭、李無未、王順洪、張西平、魯健驥、王澧華諸先生介紹，已經進入學界視野，對北京話研究和對外漢語教學史研究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們希望將更多的域外經典北京話教本引入進來，考慮到日本卷和朝鮮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難以辨認，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異體字和俗字，重排點校注釋的出版形式更利於研究者利用，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義所在。

對“吾國之舊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則體現在下面五個系列中：

“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收入《清文啟蒙》《清話問答四十條》《清文指要》《續編兼漢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滿漢成語對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等十餘部經典滿漢合璧文獻。入關以後，在漢語這一強勢語言的影響下，熟習滿語的滿人越來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現了一批用當時的北京話注釋翻譯的滿語會話書和語法書。這批教科書的目的本是教授旗人學習滿語，却無意中成為了早期北京話的珍貴記錄。“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首次對這批文獻進行了大規模整理，不僅對北京話溯源和滿漢語言接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將為滿語研究和滿語教學創造極大便利。由於底本多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見到，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和日本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協助下，“萃編”將以重排點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話正音文獻”收入《正音撮要》（高靜亭著）和《正音咀華》（莎彝尊著）兩種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諭令福建、廣東兩省推行官話，福建為此還專門設立了正音書館。這一“正音”運動的直接影響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華》為代表的一批官話正音教材的問世。這



些書的作者或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書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話詞彙和口語材料，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沈國威先生和侯興泉先生對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謝。

《十全福》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簪戲曲珍本》之一種，為同治元年陳金雀抄本。陳曉博士發現該傳奇雖為崑腔戲，念白却多為京話，較為罕見。

以上三個系列均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觸到，因此我們提供了影印全文。

總體來說，由於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話語料數量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風氣漸開，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彭翼仲、文實權、蔡友梅等一批北京愛國知識分子通過開辦白話報來“開啓民智”“改良社會”。著名愛國報人彭翼仲在《京話日報》的發刊詞中這樣寫道：“本報為輸進文明、改良風俗，以開通社會多數人之智識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話，以淺顯之筆，達樸實之理，紀緊要之事，務令雅俗共賞，婦稚咸宜。”在當時北京白話報刊的諸多欄目中，最受市民歡迎的當屬京味兒小說連載和《益世餘譚》之類的評論欄目，語言極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兒小說書系”首次對以蔡友梅、冷佛、徐劍膽、儒丐、勳銳為代表的晚清民國京味兒作家群及作品進行系統挖掘和整理，從千餘部京味兒小說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並加以點校注釋。該作家群活躍於清末民初，以報紙為陣地，以小說為工具，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底層啓蒙運動，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打下了一定的群眾基礎，他們的作品對老舍等京味兒小說大家的創作產生了積極影響。本系列的問世亦將為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議題。于潤琦、方梅、陳清茹、雷曉彤諸先生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館藏線索，首都圖書館歷史文獻閱覽室、天津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提供了極大便利，謹致謝意！

“清末民初京味兒時評書系”則收入《益世餘譚》和《益世餘墨》，均係著名京味兒小說家蔡友梅在民初報章上發表的專欄時評，由日本岐阜聖德學園大學劉一之教授、矢野賀子教授校注。

這一時期存世的報載北京話語料口語化程度高，且總量龐大，但發掘和

整理却殊為不易，稱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於報載小說等欄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兒小說創作行列，五花八門的筆名背後還需考證作者是否為京籍，以蔡友梅為例，其真名為蔡松齡，查明的筆名還有損、損公、退化、亦我、梅蒐、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這些作者的作品多為急就章，文字錯訛很多，並且鮮有單行本存世，老報紙殘損老化的情況日益嚴重，整理的難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個系列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由於各個系列在內容、體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較大的差異，我們在整理時借鑒《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清文指要〉匯校與語言研究》等語言類古籍的整理體例，結合各個系列自身特點和讀者需求，靈活制定體例。

“清末民初京味兒小說書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兒時評書系”年代較近，讀者群體更為廣泛，經過多方調研和反復討論，我們決定在整理時使用簡體橫排的形式，儘可能同時滿足專業研究者和普通讀者的需求。“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清代官話正音文獻”等系列整理時則採用繁體。“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總計六十餘冊，總字數近千萬字，稱得上是工程浩大，由於我們能力有限，體例和校注中難免會有疏漏，加之受客觀條件所限，一些擬定的重要書目本次無法收入，還望讀者多多諒解。

“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可以說是中日韓三國學者通力合作的結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幫助，我們還要感謝陸儉明、馬真、蔣紹愚、江藍生、崔希亮、方梅、張美蘭、陳前瑞、趙日新、陳躍紅、徐大軍、張世方、李明、鄧如冰、王強、陳保新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謝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協助以及蕭群書記的熱心協調。“集成”的編纂隊伍以青年學者為主，經驗不足，兩位叢書總主編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師不僅在經費和資料上提供保障，還積極扶掖新進，“我們搭臺，你們年輕人唱戲”的話語令人倍感溫暖和鼓舞。郭銳老師在經費和人員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僅對體例制定、底本選定等具體工作進行了細緻指導，還無私地將自己發現的新材料和新課題與大家分享，令人欽佩。“集成”能夠順利出版還要特別感謝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學出版社王明舟社長、張鳳珠副總編的精心策劃，感謝漢語編輯部杜若明、鄧曉霞、張弘泓、宋立文等老師所付出

的辛勞。需要感謝的師友還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我們不奢望引領“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惟願能給研究者帶來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這也是我們向所有關心幫助過“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誠摯的謝意。

劉 雲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對外經貿大學求索樓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改定於潤澤公館

# 整理說明

## 一 體例說明<sup>1</sup>

“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以下簡稱“萃編”）一共收入《清文啓蒙》《清話問答四十條》《一百條》《清語易言》《清文指要》《續編兼漢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滿漢成語對待》《清文接字》《字法舉一歌》《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等十一種清代滿漢合璧教本，大致分爲三類：（一）綜合性教本：如《清文啓蒙》和《清語易言》，既有會話內容，也涉及語音、詞彙、語法；（二）會話類教本：包括《清話問答四十條》《一百條》《清文指要》《續編兼漢清文指要》《庸言知旨》和《滿漢成語對待》六種；（三）虛詞和語法類教本：包括《清文接字》《字法舉一歌》和《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三種。“萃編”首次對清代滿漢合璧教本進行系統整理，爲研究清代北京話、滿語以及滿漢語言接觸提供了材料上的便利。

“萃編”各書均由六部分組成：（一）書影；（二）導讀；（三）重排本；（四）轉寫本；（五）漢文詞彙索引；（六）影印本。各部分體例介紹如下：

### （一）書影

各書文前均附彩色書影若干張。

### （二）導讀

導讀部分對本書的作者、內容特點、版本和研究價值加以介紹。

### （三）重排本

重排本爲豎排，版式大致仿照底本，滿文部分字體采用太清文鑒體，居左列，對應的漢文采用宋體繁體，居右列。滿文和漢文均經過校對整理。

---

1 本部分由劉雲執筆。

## (四) 轉寫本

轉寫本為橫排，這部分是校勘整理工作的重點，以會話類教本《清話問答四十條》中的第一句為例：

1-1<sup>A</sup> age simbe tuwa-qi,

阿哥 你**實** 看-條

阿哥看你，(1a2)

底本中這一句以滿左漢右的形式呈現，占兩列，在轉寫本增加為三行。第一行採用太清轉寫方案對底本中的滿文進行轉寫（詳見第二部分“太清轉寫方案說明”），更利於母語為漢語的學習者和研究者使用。第三行對底本中的漢文部分進行整理，繁體字、簡化字照錄，異體字、俗字等疑難字改為相應的繁體正字，個別難以辨識的疑難字則照錄原文。根據不同版本對滿文和漢文部分所做的校勘工作在腳注中予以說明。為了方便不熟悉滿語的研究者使用，我們增列了第二行，對第一行滿文轉寫進行逐詞對譯，其中黑體字（如上例中的“實”和“條”）是我們針對一些虛詞或語法標記專門設計的一套漢語術語（第三部分“語法標注方案”中有詳細介紹）。

此外為了方便讀者檢索詞彙和查找底本，我們給會話類教本中的每一句都加注了索引號（如1-1<sup>A</sup>）和底本號（1a2），“1-1<sup>A</sup>”中第一個“1”代表第一節，第二個“1”代表第一句，上標的A和B代表對話人A和B，所以“1-1<sup>A</sup>”的完整意義就是“第一節的第一句，是A說的”。索引部分“阿哥、看、你”所對應的索引號祇有“1-1”，讀者很容易找到這些詞在轉寫本中的位置。

而在句尾底本號“1a2”中，“1”代表底本葉心所記葉數為“一”的書葉（古籍一個書葉大致對應於現代出版物中一頁紙張的正反兩面），“a”代表該葉的上半葉，“b”代表該葉的下半葉，“2”代表該半葉“第二大列”（多數情況下一個大列由一列滿文和一列對應的漢文構成。個別情況下滿漢文會混為一大列，但此時大列之間的界限也會比較分明）。“1a2”的完整意義指在“底本第一葉上半葉的第二大列”能夠找到這句話對應的滿漢原文。由於底本中的一些語句較長（尤其是滿文部分，通常比漢文長），經常會出現跨大列甚至跨葉的情況，例如：